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中庸原解

下



愛知県有物品

愛知県文化会館
印 38.1125 和
114214

A/22
木
2-3

中庸原解卷之三

加賀大田元貞才佐學 男

玄齡子喬

如晦子明同校

福祿天瑞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綱主 客

言前定則不跲。目也事前定則不困。目也行前定則

不疚。目也道前定則不窮。目也

事豫則立。是主。不豫則廢。是客。主客之法也。

事豫則立。是綱。言事行道是目。一綱而分四目也。

前定即豫也。不跲不困。不疚不窮。即立也。此等可

以知古文理之法矣。

中庸原解卷之三

豫素定也。朱踰躓也。疾病也。鄭如內省不疚。語之
疚謂瑕疵也。困窮皆謂窒碍不通也。而困有窘迫
之義。窮有阨塞之義。

凡事。汎言天下萬事也。汎言以起下文在下位云
云而已。自在下位。推至誠身。前定也。豫也。朱子曰。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泥矣。又曰。此承上文
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全非此一節之意也。

欲發一言。則先思所欲言。而不卒然言之。其言之
所以不躓也。欲行一事。則先思所以行之。而不遽
爾舉之。其事之所以不困也。德行素脩。則無瑕疵
之可指。道藝素習。則應變不窮。皆素定之效也。

配當四科。則言乃言語也。事乃政事也。行乃德行
也。道乃道藝。禮周乃文學也。然不必如此拘泥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
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
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
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獲者為君所得也。信者為友所信也。順者為親所
悅也。孟子引此語。作事親弗悅。悅親有道。淮南子
亦襲此語。作事親不說。同悅。說親有遠。訓術。可見順
之為悅順也。解見九經說。父子其順。

孟子湯武友之。湯武身之。折用友身二字。周易君

子以反身脩德。禮記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記舉孟子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反身者。心不外馳。能反觀。周內省論之謂也。

明善與下文擇善同。善者。孝弟仁義之統名也。學以明之也。故明善。善者。學問思辯之事也。在大學。格物致知。誠意之本也。在中庸。致曲。能誠之本也。皆學問思辯也。此章明善。亦誠身之本也。明善。擇善之為。學問思辯。豈不明亮乎。

孟子曰。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得君行道。以易世善天下。士君子之志願也。雖然。君子不可以自

薦達。必待朋友之延譽矣。故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夫孝。德之本也。事親。不得其歡心。則朋友豈敢信之乎。故曰。不須乎親。不信乎朋友矣。孝友豈可以聲音笑貌。為之乎哉。故曰。反諸身。不誠。不須乎親矣。非學問以明知至善。則不能無偽也。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十五章言父母之順。十六章言誠之不可揜。與此章之言喚應。可謂精緻巧妙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是豈孔子告哀公之言乎哉。王肅質鼎之質。至是明白。朱子誤信之。一時過然之過。豈足深外之乎。

識者。安行知天之道也。

識之者。利學知人之道也。

識者。不勉而中。安行不思而得。生知從容中道。聖人

也。識之者。擇善。固學。知而固執之。利行者也。

識之。執之。二之字。皆指道。指善而言。

孟子作思識者。人之道也。意義全同。

鄭玄曰。言識者。天性也。識之者。學而識之者也。因

識身。說有大至識。此解。簡明確當。無復遺憾。

識者。天性之識於道也。是生知之聖。如堯舜是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道又曰。堯舜性者也。可見是得

道於天性之自然。故曰天之道也。

識之者。學而識於道也。是學知之聖。如湯武是也。

孟子曰。湯武身之。又曰。湯武反之。又身脩德也。身

而識也。雖孔子亦學知之聖也。故曰。我非生而

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道者也。可見是得道於脩

為。故曰。人之道也。

學知勉行。習以成性。解。乃識於道也。所謂識之者

也。其識也。非得於天性。而得於人力也。故曰。人之

道也。偽書云。習與性成。太家語亦云。少成若天性。

習。慣如自然。大戴。孔子曰。少成若性。習貫之為常。

保。習。連用。書。積又曰。習與知長。故切而不攘。化

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同上呂覽。民之安之若性。此之

謂教成。賞義皆言教學積習之成性也。至其成性。則

識也。是故學知之聖。與生知之聖。及其至於至識。則一也。

識者。言生知安行之聖也。中者。中道也。與發而中。節同。得者。得道也。與慮而后能得同。不待勉強。而皆中道。乃安行也。不待思慮。而皆得道。乃生知也。從容優游。自然中道。非至識聖人而何。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韓詩云。垂拱無為。動作中道。從容得禮。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皆是之謂也。

誠之者。言學知勉行。以至於誠也。擇善與上。文明善同善者。仁義忠信之統名也。擇而知之。知而明

之。其旨同。擇善乃學知也。固執乃勉行也。顏子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固是執之謂也。

學知勉行。賢人君子之事。可以造聖人矣。擇善固執。可以造從容中道矣。是思誠之道也。

周易恒。德之固也。恒以一德。辭傳荀卿曰。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勸又曰。禮

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斯聖人矣。禮論又曰。曷謂一。曰。執神

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決洽之謂神。萬物莫足以煩之。之謂固。解得神固之謂聖人。儒夫固執者。非從

容自得之謂也。雖然。荀卿以此為聖人。蓋著西國其豈

無故乎。嗚呼。是顏子之所以庶幾聖人乎。

中也者。善也。庸也。庸者固守不易之謂。中庸二字

與誠一字。脗合符同。豈不亦明白乎。

誠者。天之道也。誠者。從容中道。聖人也。子思之言。

明白如此。而物茂卿駁朱子。曰。至於以天道為聖

人。則大失子思立言之意。殆似病風喪心之人。何

誣謗之甚。何無忌憚之甚。是豈足辨乎。

誠者。性也。性之也。無偽也。內外行一致也。陰陽顯微

不易也。以何知之。本篇云。誠者。性之德也。荀卿曰。

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

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性辨非曰。

以詐偽為是。以天性為非。性誠之為性。是可以微

矣。禮記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記誠偽反對。誠之無

偽。是可以微矣。本篇云。誠者。合外內之道也。內謂

心。外謂身行。心行合一。謂之誠。誠之為內外一致。

是可以微矣。大戴觀其陽。以考其隱。察其內。以揆

其外。考其陰陽。以觀其誠。文王又云。喜氣內畜。雖

欲隱之。陽喜必見。怒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怒必見。

誠於中言行不類。終始相悖。陰陽克易。外內不合。

雖有隱筭見行。曰非誠實者也。同上。是亦內外謂心

行。陰陽謂隱見微顯。誠之為陰陽不易。是可以微

矣。

慎獨之為識之本至此明亮無復餘蘊。

凡人習善成性習惡亦成性習善而成性者真之
識也何也人性本善善者人心之所固有也譬之
橘栽江南而為橘也得其性也得其養也習惡而
成性者不可謂之為非識也雖然亦不可謂之為
真之識也何也人性本善為惡者非人之性也陷
溺利欲之害也譬之橘栽淮北而為枳也失其性
也失其養也此等精義亦不可不明辨也。大學識於內形

故外以惡言於外不可不辨。

博學之道審問之道慎思之道明辨之道篤行之道

是誠之之目學知利行之事也學問思辨知之事
也篤行仁之事也。三知屬知三行屬仁。

孔子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言文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逸周書召公曰不知乃問不得乃學。典本皆是之謂
也博學審問大學之格物也慎思明辨大學之致
知也篤行大學之誠意正心脩身也。

學者學詩書六藝之文以知聖人之道也學不博
通則不能得約是故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孟子曰博學而詳說
之將以反說約也學之貴博通也如此學而有

疑則問諸師友以審之也。孔子曰：「疑思問。」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言制「不知而又問，惑闇終其世而已矣。」言制學之貴問也如此。學不苦思，則無得於己思之，不可不慎重也。凡學道者，非浮氣粗心之所得也。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首卿曰：「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學之貴思也如此。」明辨之明，乃明善之明也。辨別義理，有一不精明，不可行謹身。故辨之貴明察也。易曰：「明辨晷，是之謂也。」浮薄之人，有始無終，是謂不誠，是謂無恒德行之所以不立也。故行之貴敦厚也。易曰：「君子以厚德載物，敦復无悔，敦臨之吉，皆是之謂也。」

學問思辨。上文擇善也。篤行。上文固執之也。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人一能之。道己百之。道人十能之。道己千之。道

此章之字，皆道也。善也。

是困勉行之事也。乃勇之事也。

陸德明曰：措，置也。釋文孔穎達曰：措置休廢。正義

孔穎達曰：有弗學者，謂身有事，不能當學習，非矣。

朱子曰：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

百倍其功。得之。孔穎達曰：謂他人性識聰敏，一學

則能知之，己當百倍用功，而學能知之，言己加心

精勤之多。恒百倍於他人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知鈍柔必強。行

明者。以知言。知者之事。強者。以行言。勇者之事。

朱子曰。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妙矣。

右第二十一章。自此至三十二章。皆言誠者

誠之者。此章誠者以下。朱子所解。精明確當。

無可問然。唯引呂大臨變化氣質之說。其言不

為不是。然頗屬無用。闕之可也。

自誠明。善即謂之性。自明善即謂之教。誠則明善

矣。明善則誠矣。

鄭玄曰。自由也。由至誠而有明德。是聖人之性者

也。由明德而有至誠。是賢人學以成之也。有至誠

則必有明德。有明德則必有至誠。明德。改作明善可矣。

自至誠而明乎善者。上章誠者也。生知安行之事。

自明乎善以誠其身。上章誠之者也。學知因知利

行勉行之事。自至誠而明乎善者。生而知之。聖

人之性之者也。故謂之性矣。自明乎善而能誠

者。學而知之。賢人之學也。故謂之教矣。誠則無不

明善矣。明善則可以至於誠矣。

首章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此章

性教二字。準應首章而明者。上章明善善即道也。

於是教之為學。昭然明白。朱子於此章。從鄭氏以

教為賢人之學是也。於首章解教為禮樂刑政不致而自敗矣。

右第二十二章

明善與誠身對。明善知也。誠身行也。明辨與篤行對。明辨知也。篤行行也。愚之明與柔之強對。明知也。強行也。知行之判。昭然明白。物茂鄉解。四之明字。曰施諸行事。祭然可見。此章性屬諸聖人。教屬諸賢人。鄭玄之說。朱子從之。千古不刊之義也。茂卿以為朱子大謬。其由莽疎謬。真可呵笑。而其徒稱為眼光透紙背。奉崇之。或陽排之。而陰用之。百餘年于茲矣。嗚呼。世何無明

眼之人乎。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自誠明者也。誠則明矣。應誠者。天之道也。言生知之聖人也。

說卦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與此同。盡其性者。言盡己之性也。言擴充其所稟于天之性也。本篇德性孟子性善及本心良心是也。不喪本心。不放良心者。擴充四端之心是也。是故孟子謂之盡心。盡心盡性其義一也。首章以桃李喻者。略盡之。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鄭玄曰：盡性者，謂順理之，使不失其所也。贊，助也。育，生也。助，天地之化生。謂聖人受命在王位，致太平。

盡人之性者，言聖人之教，使天下之人，擴充其所稟于天之性也。繫辭所謂成性存存，是

也。舜用中於民，而民協于中。偽書皇建，其有極

而庶民協于極。洪範及孟子所謂謹庠序之教，申之

以孝悌之義，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

倫也。皆言教天下之民，使盡其善性也。

聖人之制，使民富，衣食足，倉廩充，子使養生，喪

死無憾，是使人盡性之本也。

末世人情澆漓，愉惰為風，華奢為習，四民困窮，唯

惡之趨，喪其良心，不可救藥。當此時，以勤儉率下

者，猶足挽頽風，回弊俗矣。是亦使入盡性之本也。

盡物之性者，言聖人之制，使天下之物，遂其生而

極其用也。生之有地，居之有處，取之有時，用之有

節，生之有地者，如青洲。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

雍州。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是也。居之有

處者，如聖王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

居中原，而弗敵也。用水火金木，必時。是也。取之

有時者，如春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夏

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是也。用之

有歸者。如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賤人無故不食珍王制。是也。其他如盡牛馬之性，服牛而引重，乘馬而致遠，盡木之性以造舟車，以作梁楹，盡金之性以造錡釜，以作鈹鐸，皆盡物性之事也。

贊如幽贊神明非說，蓋贊于禹書，伊陟贊于巫咸唐

之贊，助也。贊助天地，如周易后以裁成天地之道，

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泰是也。

贊，天地之化育，承應首章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而

喚起末章知天地之化育。

參如立則見參於前論語，離坐離立，女性參焉禮之

參三也。禮記：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禮又云：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

物。統祭又云：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明孔子

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

物之極也。民之父母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王制又

云：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性又云：并

一而不貳，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論又云：天有其

時，地有其材，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論天皆與此

同。

右第二十三章

其次致曲格物，曲能有誠誠，自明誠者也。明則誠

矣。應誠之者。人之道也。言學知之聖人也。自賢者進。升聖人者也。生知之聖。學知之聖。及其至於至誠也。則一矣。是故前章則以唯天下至誠起之。此章則以唯天下至誠結之。以見其同一矣。所謂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是也。

前章誠者也。自誠明者也。得之於性者也。此章則誠之者也。自明誠者也。得之於教者也。論語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又云。我非生而知之者也。知之次也。是知屬學。知於知屬第二等。是故揭其次二字。以示此章為學知之人矣。自此以下交互言誠者誠之者。此章為言誠之之始。是

故揭其次二字。以示下誠之之為學知之人矣。此二字為誠之。諸章之凡例。鄭玄曰。其次謂自明誠者也。得之。

禮記。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禮又云。物曲

有利也。上同。國語。夫禮之立成者為鈇。昭明大箴而

已。少曲與焉。周語。委曲答與。荀子。子宋子聚人徒。立師

學成文曲。正論。漢志。論禮云。曲為之。防事為之。制。藝

志。皆委曲之義。致曲者。極盡道之委曲也。禮義為

最。與大學格物同。禮器有物曲之字。格物致曲。拆

用之。可見格物致曲為一事矣。學問以極盡道之

委曲。則其智明知善。所謂明善也。善明則身誠矣。

所謂明則誠矣者也。大學格物致知以至誠意學

庸之旨實無毫黍之差。予以是知其出於一手矣。

誠止至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明則動。動則變。變

則化。新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上文不明乎善不誠乎其身誠之者擇善而固執

之者也。誠則大學之止定靜安於至善也。形著明

則大學之明明德也。動變化則大學之新民也。孟

子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實是中庸之誠之

也。大學之止於至善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中

庸之形著明。大學之明明德也。大而化之謂

聖。中庸之動變化。大學之新民也。三書之言符合

如此而明白易知者。朱子於大學則誤解明字。於

孟子則誤解化字。曰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

復可見之迹。夫至誠化民聖人之所以為聖而思

孟之所傳也。中庸此章是吾道之大義也。朱子猶

誤解之。况其小者乎。其學豈足信用之乎。

大學誠於中形於外文言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

發於事業大戴五氣誠於中發形於外。文王荀子

忠誠盛於內實於外形於四海。孟子君子所性

誠仁義禮智根於心。四端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

盎於背施於四體。形者四體不言而喻。動變是皆

言誠之形著明所謂誠之不可揜者也。大學誠

孟子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莊子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易傳閉邪存其誠也。德博而化。言荀子誠心守仁則形則神神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物不又云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同上是皆言誠之動變化。學記之動

衆化民大學新民皆同義也。

鄭玄曰。形謂人見其功也。著形之大者也。明著之顯者也。朱子曰。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今按形者見於身也。文言揚於四支。孟子施於四體是也。著者著見於

室家鄉黨也。明者光被於國天下也。左傳昭臨四方曰明。八年是也。

荀子形於四海亦用形字。形著明三字不可拘泥也。唯在此章則應作如是解。

鄭玄曰。動動人心也。變改惡為善也。變之久則化而性喜也。朱子曰。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今按動者感而動也。變者化之始。化者變之成。

前章盡性成德之事也。成性也。係成德性也。本此章致曲學道之事也。致道也。論格物也。學大

右第二十四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自誠明者，誠則明矣。

是亦言誠者。天之道也。下章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鬼神者。天地之心也。神天一也。此章言至誠如神如神者。如天也。以見此章所言為天道矣。委曲用意如此要之。至誠聖人與天地鬼神同觀。文言可見。鄭玄曰。可以前知者。言天不欺至誠者也。前亦先也。被祥妖孽著龜之占。雖其時有小人。愚主皆為至誠能知者出也。是一說也。朱子

無解

前知乃老子所謂前識也。前識有或以為至誠聖人於天下萬事能見幾前識如此則道字可字殆

屢不通非矣。

是汎言天下之事。凡至誠自然之事。不容人為之偽者。自有感應焉。是故可以前知也。將雨則柱礎潤。將晴則燈火花。是至誠之自然。不涉人為。感應影響。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者。此等之謂也。

國家將興。必有祲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福不善必先知之。禍故至誠如神。先至誠聖人知如神

禎祥吉之先兆。妖孽凶之先兆。

內史過曰。昔夏之興也。祝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禱机於玉。其亡也。夷

羊在牧。周之興也。驚鷲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
王於鄭。謂伯陽父曰。昔伊洛竭而夏土。河竭而高
土。山崩川竭。土之微也。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
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上同。將

興必有預祥。將也。必有扶尊。此類是也。

卜楚丘之卜。先知季氏之興。左傳。閔辛廖之筮。先

知魏氏之興於晉。同閔懿氏之卜。周史之筮。先知

陳氏之興於齊。同莊二年。晉之卜人。先知驪姬之亂。

五年。傳史蘇之筮。先知惠懷之敗。五年。同傳。十禍福之

見乎蓍龜。此類是也。

楚屈瑕舉趾高。鬬伯比知其必敗。左傳。桓。晉厲受。

玉情。內史過知其不終。同傳。十成肅公受服。不敬。

劉康公知其不反。同成。十卻錡未乞師。不敬。孟獻

子知其亡。上同。卻擊受衛侯饗。傲。甯惠子知其亡。同

年。四柯陵之會。晉厲公視遠步高。單襄公知晉將

有亂。謂邾隱公執玉高。其容仰。魯定公受玉。卑。其

容俯。子貢知二君有死。止焉。左傳。定。禍福之動乎

四體。此類是也。鄭玄曰。四體。謂龜之四足。蓋取諸

龜策傳矣。非此章之義也。

人行善。必興福。福之將至。必有預祥。人行不善。必

禍。禍之將至。必有妖孽。故預祥妖孽者。善不善
之後應。而禍福興亡之前徵也。善不善為始。禍福

與土為惡在其中問者。禎祥妖孽也。妖孽者善惡之影子也。故申繻曰。妖由人興也。左傳十四年。莊內史叔與曰。吉凶由人。六年。十言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也。後之人。不知發為善政。而喜符瑞。至于宋真宗而極矣。惑之甚者也。

禍之將至也。以其人之不善。而必先知之。福之將至也。以其人之善。而必先知之。故曰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

是極似易知者。而其實不然。人心有私欲之蔽。而愛憎不公。於其所愛者。則不知其不善。於其所惡者。不知其善。又焉能先知與土禍福乎。亡國君臣。

不知其將亡也。敗家子弟。不知其將敗也。是千古之通弊也。其唯至誠之聖人乎。無一毫私欲之蔽。而能於人之善惡。無所偏私。故先知其與土禍福。如龜善之無不是乎也。故曰至誠如神。

子曰。知幾其神乎。繫又曰。神以知來。上凡繫辭中。

言神半以先知言。莊子。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旦。如神。上帝是亦以先知言神。此章亦然。

荀子。誠信如神。夸誕逐魂。又曰。誠信生神。不禮記。清明在躬。氣志如神。仲尼偽書。至誠感神。今

作誠恐誤。

右第三十五章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客自明誠者。明則誠矣。是言誠之者。人之道也。下文有誠之之言。以應上章誠之之言。其為人道。明白可見。誠成道導。先之仁人義。宜之例。

誠者中心無偽也。非所以成人。而所以自成己德。也是猶道之非所以導人。而所以自尊己行也。非讀而為。如然其義如此。下道音導。一云道問學之道。由也亦通。照下文。則自成之下。省略已字。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物者。忠孝仁義之諸行。諸行不出於中心。則皆為虛假。有始無終。其貫終始。絕一不已者。其唯誠乎。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事君之禮。事父之儀。雖無所關。然非出於中心之誠。則皆為虛文假飾。忠不忠。孝不孝。故曰。不誠無物。允百之行。出於中心。始能成德。又有功效。是故君子誠之。為貴。之字指物。物即道也。大學原解具焉。

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庶物者。百行也。人倫者。五倫也。孔子曰。夫婦別。父子有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則百事從之。而正也。孟子曰。萬物也。言人倫得正。則百事從之。而正也。孟子曰。萬物

皆備於我矣。及身而誠，樂莫大焉。萬物者，百事之謂也。與庶物同，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義之千差，萬別是也。言百事皆備於我，不可外馳他求也。乃所謂仁義禮智，我固有之也。否則鳥獸草木，豈皆備具於我乎？言鳥獸草木，雖在外之物，然其理則備於我者，誕且妄矣。九百事之行，出於虛偽，則意不安，心不樂，喪人之知之也。出於中心之實，則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意安而心樂，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又曰：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言君子之行，不可以虛假為之，不誠無物之義也。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誠者，中心之無偽也，不自欺其心之謂也。之所以自成己也，雖然，既已內自成己心，則自然外及物，故曰：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物者，百事之行，所以接人之物也。孝以事親，弟以事長，忠以事君，信以交於朋友，皆出於中心之實，而非虛假為之，非所以成物乎。

以至誠成己，則仁也；以至誠成物，則知也。仁何以屬諸己乎？孔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之屬己，可以見矣。且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孔子亦曰：其

心不違仁。內成己心者。非仁而何。

如何。以屬諸物乎。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歐鳥倅急。牛務也。知之屬物。可以見矣。且也。百事之行。非知不成。此心不契。昏亂百度。唯知識之明。所以酬應萬變。而無羣跌也。外成物者。非知而何。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九天下萬事。出於天性者。皆誠也。如酒客之嗜酒。茶人之嗜茶。豈有一毫之偽乎。皆天性之所得也。是誠也。故曰。誠者。性之德也。言天性之所得也。上文曰。誠者。天之道也。拆用天性之道德。內言心上。所謂己也。外言躬行。所以接物。上所謂

物也。身行假善。而中心抱惡。外偽正直。而內實邪曲。是謂不誠。是故心行合同。內外一致。是謂之誠。內有恭敬之實。而外盡事君之禮。內有愛敬之實。而外盡事親之儀。是誠也。故曰。誠者。合內外之道也。或云。己與內同。謂己之心情。喜怒哀樂。視聽言動之類。是也。物與外同。謂身之所行。禮義之節。百事之度。是也。喜怒哀樂之發。自然外與節度。合是誠也。禮義之節。百事之度。自然內與心情。合是誠也。是合內外之道也。是亦一說。

夫中心無實。虛偽反覆者。事親。事君。無一可者。若夫中實無偽者。可以事親。可以事君。可以交人。可

以治民。屢置百事。應接萬變。無不得其宜也。故曰。時措之宜也。言誠之措置百事。而得其宜也。學記云。當其可謂之時。時當其可。事適其宜。其唯誠乎。右第二十六章。鄭玄所解。似癡人說夢。朱子所解。亦似搏風捉影。皆無益實學也。

故至誠無息。自誠明者。誠則明矣。是言誠者。天之道也。

事出虞假者。反覆不常。出於中心者。純一不已。如酒客嗜酒。欲已不能。聖人於道亦然。故曰。至誠無息。故者。承上之辭。上文云。誠者。性之德也。天性之所得。豈有間歇乎。故以故字承之。

易傳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乾是以勉強言。勉強而行之也。此章以至誠言。安而行之也。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易傳云。恒。久也。久於其道也。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韜鄭玄曰。徵。猶效驗也。此言至誠之德。既著於四方。徵或為微。下文徵諸庶民。言及民之微。易所謂天下化成是也。

朱子曰。久。常於中也。微。驗於外也。自微以下。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

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朱子曰。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

易傳。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坤聖人之德。內焉兼備百行。外而包容兆民。博厚之所以載物也。內而具有百行。外焉覆冒兆民。高明之所以覆物也。內之成就百行。外則化成兆民。悠久之所以成物也。易傳云。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是之謂也。不息之久。微之悠遠。合此二者。故曰悠久。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荀子。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易傳。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坤言地德之無疆。會天德之無疆也。又云。安貞之吉。應地無疆。同上。言君子之德。合地之無疆也。然則無疆者。天地之德也。

是言聖人博厚配地之博厚。聖人高明配天之高明。聖人悠久配天地之無疆也。以見至誠聖人之與天地合德矣。易傳云。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是之謂也。下文言天地之誠及博厚高明悠久。

以見天地之德合於聖人矣。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表見著見也。朱子曰：猶示也。非矣。章與彰同。

言聖人之德無意表見而天下彰然仰見之無意感入而天下感動而變化垂拱無為而天下化成見章動變應上章形著明動變化也。成層上成物之成。坤象含弘光大見彰配地乾象乾道變化動變配天無為之成乃悠久之成物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言天地之誠也。祭統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與物備矣。註為物猶為禮也。與物謂薦百品二物字不同。與此章同例。為物猶言為事也。生物之物言萬物也。

一言一字也可一言而盡也。言誠之一字也不貳一也。一即誠也。不測言神妙不測也。

古人言一言不測多屬神。左傳神聰明正直而壹也。二年國語夫神壹不遠徙遷也。謂楚辭壹氣

孔神兮於中夜存。呂覽知精則知神。知神之謂得也。九萬形得後成。國語民之精爽不攜貳者。

明神降之。楚是以一言神者也。繫辭神無方而易無體又云陰陽不測之謂神。孟子聖而不可知之

之謂神。是以不測言神者也。本篇云至誠如神誠之與神有相通者。知道者其知之矣。

聖人之誠化成兆民。天地之誠化成萬物。其理一。

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地高也明也。天悠也久也。地天

言天地博厚高明悠久以配聖人之德。

下章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地無不覆幬。天凡中

庸言天地之德皆以地為先何乎。是一取周易泰

卦二取殷易坤乾。三取夏書地平天成。左傳倍

年四取聖人之德自博厚而成高明是亦不可不

知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

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

而不重挹河海而不涸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

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鼉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是言天地之覆載而應上文聖人之覆載又言山川之生物而承上文生物不測。

及其無窮也及其不測也隱然而應費隱章及其至也朱子言之且隱然而言聖人學德積小以成

高大大易升鄭玄言之。

朱子又曰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入讀者不

以辭害意可也。

鄭玄曰昭昭猶耿耿心明也。振猶收也。卷猶區也。

曰朱子今按卷與華同

華嶽與河海對。二山名。以華山為五嶽之一。世人讀之。以為華山。漫然不省。是大失考。周禮河南曰

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

職方通雅河南曰華。河西曰嶽。嶽山乃禹貢所

山。國語西吳管子西虞。前漢志吳山。地理後漢志吳

嶽山。釋名是也。特言華嶽二山者。以其石山。殊如重

然也。寶藏者言寶玉之可以珍藏者。

詩曰。離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

是言天之至誠不已也。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

純亦不已。

是言聖人之至誠不已也。

言天與聖人。共至誠不已。以結發端。至誠無息。

易傳。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恒禮記著不息者

天也。著不動者也。樂又云君子何貴乎天道也。

貴其不已。日月東西。相從不已。是天道也。周禮是

皆言天之不已也。於穆之於。與於乎同。嗟歎辭

穆。幽遠貌。此詩言文王受命。言天命福善禍滿。雖

幽遠。如不可見。然其實涉萬世不已也。不以世道

汙隆。有所變更也。

純。一色也。故謂純一不雜。君子之行。終始不變。

是一其德也。是謂之純。或為或歇。變動不常。是二

三其德也是謂之馭易傳純粹精也言漢書一色成體謂之純白黑稜合謂之馭梅福可以見矣

純一則無間歇是不已也雖然此章言天與聖人之不已而所引之詩於天則明言不已於聖人則以純言之純之不已驟視不易知之是故加純亦不已一包使後人易喻也古人用意委曲詳悉如此物茂卿曰上文其義明盡是古註家言誤入正文誤矣

左傳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襄二莊子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餘無家語孔子曰身沒言立所以為文仲也顏皆言謚之字義也一大為天其

德為健

傳易

純一不已之義最為確當文則不然

曰物一無文

鄭曰

青與赤謂之文考工曰五色成

文而不亂鄭曰文之與純相反對也蓋古謚道德之

盛者為文純一不已德之盛者是文王之所以謚為文也如否則不以五彩為文以純白質素為文

周易所謂素履白賁之義乎

謚法經緯天地曰文非純一不已則不能成經天緯地之功也是亦謚文之義乎

維天之命對文王之德穆與顯對而文之與純相對詩語之巧如織成也

不顯毛萇曰不顯顯也朱子曰不顯猶言豈不顯

也是也。方以智讀不為不。通引不顯皇祖。春和不顯大池久湫。不顯大神巫咸。不顯大神亞。楚皆與不顯通。且周書不顯考文王。楚鳴呼不顯。文王謨。五子與此詩符合。其他周頌不顯不。承亦與周書不顯不來。右子符合。大雅不顯不。亦可讀為不顯不。時方氏之言似可信用。然其實則非矣。周頌無競維人。不顯維德。烈是以不對無可。見讀為不之為誤矣。毛朱之解確不可易。物茂脚曰。不顯古之成言止。以顯訓之。可矣。不必求解。可笑之。若者也。王安石曰。文王之德純粹。不露如詩。變養時與。是亦好言新奇者要。不如古訓之穩帖。

也。

右第二十七章

大哉聖人之道。

自明誠者。

明則誠矣。

是言誠之者人之道也。

此道謂禮。下文可見。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大哉

是言道之效也。陰陽和順。而風雨得時。卉木毛羽。

能遂其生。是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也。堯。

德格于上下。堯成湯格于皇天。大戊格于上帝。堯。

是也。此篇發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能盡物之。

性。贊天地之化育。喬飛魚躍。上下察也。皆言此義。

是聖人之道。所以為大也。

大雅。茲高維嶽。駿極于天。堯典。克明俊德。大學作
駿。夏小正。俊者大也。駿峻俊同。高大也。釋詁。極至
也。國語。齊朝駕。夕極于魯。訓至為是。非窮極之義。
莊子。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此天
與此同。洋洋水廣大貌。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

朱子曰。優優。充足有餘之意。鄭玄曰。言為政在

久。政由禮也。

禮儀威儀。乃上文所謂聖人之道是也。其人。謂聖
賢也。言道待人而行也。本篇云。其人存則其政舉。
其人亡則其政息。繫辭。神而明之。存于其人。又云。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皆是之謂也。

大戴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偽將

小戴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禮儀謂經

禮也。威儀謂曲禮也。

禮經說禮。正經三百。動儀三千。孝經疏。經禮三

百。威儀三千。後漢陳寵上疏。陳忠傳。晉刑律志

梁徐勉上表。皆作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聖人之道。乃三百三千也。故以大表相應。育物極

天。乃道之極效也。朱子以育物極天為道之至大。

以三千三百為道之至小。曰包下文兩節。曰總結

上兩節。大素文理。而錯會意義。不可不辨。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謂禮儀威儀言道待人而行也。臯陶謨。庶績其疑。傳。疑。成也。朱子曰。聚也。按。疑。有疑結疑定之義。為聚為成。皆是。

是汎言古之聖人也。雖然其實似暗言孔子矣。

學記。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與此同表記。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與此不同。至德。九經。故詳之。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德而盡精微。學

極高明後而道中庸。學溫故德而知新。學敦厚德

以崇禮。學

德性者。天之所命也。人之所稟於天而生。仁義之

性也。孟子所謂性善是也。尊者。崇奉慎重之意。不敢傷害。不敢亡失。養以成之。擴以充之。是也。養之道。其在道問學乎。本篇說卦曰。盡性。繫辭曰。成性。孟子曰。養性。其義一也。人有此性而不能為善者。欲之害之也。以欲傷性。昏迷不復。無所奮發。無所樹立。非自暴則自棄。要皆自賊者也。

孟子曰。存其心。心養其性。性所以事天也。存者。

不亡也。養者。不害也。全天之所以與我者。是能

敬事天者。也能尊性者。是非非敬事天乎。

鄭玄曰。道。猶由也。曰風道。北來山曰玄鶴。二八

道。南方而來。非道皆訓由。學記。其必由學乎。道問

學與此同。首章天命之謂性，德性也。脩道之謂教。問學也。朱子解首章之教，以為禮樂刑政。至此益足知其紕謬矣。

廣大與博厚同。配地也。言德雖致窮廣大，學道則當盡精微也。

精，精密也。精密也。此微與大對。細密也。又幽妙也。學非盡精密微眇，則不能得道也。繫辭精義入神，是之謂也。

高明配天也。言德雖極致高明，學道則當由中庸也。此中庸以學道言。高妙之論，卑近之說，及詭激激昂非常之言，皆非中庸也。

溫故屬德行。知新屬學問。故者，舊所能之行也。尋繹之不敢亡也。子夏曰：月無忘其所能，溫故之謂也。子夏曰：日知其所無，知新之謂也。溫故知新，論語大疏具焉。

子夏稱之曰：可謂好學也。已矣。古之好學，謂行所學者也。顏子德行，孔子稱之曰好學，可見孔子又稱之曰可以為師矣。戴記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記學荀子亦曰：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化教

博覽，豈得為人師乎。乃知故者，舊所學而知。發之於行者也。鄭玄以來，解論語中庸，皆以溫故為學習，可謂陋矣。

篤實守舊者。不喜新聞。好喜新聞者。不守舊行。是亦上下相濟之言也。

敦厚以德音。崇禮以學言。孔子曰。學禮乎。不學禮。無以立。古之學道。以禮為最。九經說詳之。

左傳。勤禮莫如致敬。盡心莫如敦篤。成十年敦厚與此同。敦篤其厚也。篤脩溫厚也。與溫柔敦厚。詩之

教也。經意義自別。

是皆上下相濟以成。溫厚優游者。易怒節文度數。故曰崇禮末章云。溫而理。是之謂也。

此五句。以見脩德講學之不可偏廢也。蓋孔門之舊法也。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驕者倨傲陵下也。倍與侷同。怨上背畔也。凡人不過失意。則易生怨畔之心。唯君子不然。曲禮富貴

知好禮。則不驕不溢。居上不驕。崇禮之效也。溫厚之人。優游不迫。縱如失意不遇。亦豈抱怨畔之意

乎。為下不倍。敦厚之效也。此二句。承上結句。故以是故二字接之。

鄭玄曰。興謂起在位也。

論語。子謂南宮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又

謂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大
戴。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
蓋桐提銅伯華之行也。衛將昔與此同。默而容身。
周易坤六四。括囊無咎。無譽之義也。
所引詩語。唯以證默容一項。不關其言足興一項。
是亦引詩一法。

右第二十八章

子曰。愚而好自用。德之賤而好自專。位之生乎今之
世。用反古之道。時之及如此者。哉及其身者也。
愚而自用。起下文。有位無德也。賤而自專。起下文。
有德無位也。生今反古。起下文。杞宋不徵。吾從周。

也。欲說三重。故先引此語而起之。是三重發端。
偽書。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仲雅荀子。彼其好自用。
也是所以窶也。明左傳。莫敖扭於蒲騷之役。將
自用也。桓十年。莫敖徇于師。曰。諫者有刑。上同。荀子。愚
而自專。必逢災。成相。是皆言自用之害。自用與好問
反對。小智自以為足。不納人諫。不用人言。必及哉。
之人也。世多有之。可以知舜好問之為大智矣。
愚字。反對上文。明善哉。及其身。反對上文。以保其
身。愚而自用。居上而驕也。賤而自專。為下而倍也。
是亦承接上文。愚與賤對。言貴而不才者也。賤與
愚對。言有才而賤者也。

愚而自用者。言有位而無才。自建法制而不納人諫者也。賤而自專者。言有才而無位。自作法制而不守上令者也。皆必及災之人也。

鄭玄曰。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是也。今之世。周也。古之道。夏殷之禮也。在今反古。不知時者也。是亦倍時王之制。而及災之人也。荀子曰。會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相非是之謂也。

漢書文帝詔曰。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便。紀文帝反。復也。與此同。史記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趙世反叛也。與此不同。物茂卿

以反為叛。以嚴朱註。極屬可笑。此語以應夏殷不微。吾從周。不知古文有照應。豈得解古文乎。

朱子曰。已上孔子之言。予思引之。是也。能知之。則衷公問政。孔子之對。共其政息。亦可知也。此下又引子曰。吾說夏禮。彼下亦引子曰。好學。迨乎知是一同之例也。朱子何明于此。而暗于彼乎。是知十而不知二五之類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言賤而不可自專也。

鄭玄曰。此天下所共行。天子乃能一之也。禮。謂人所服行也。度。國家宮室及車輿也。文。書名也。

禮如太宗伯吉凶軍賓嘉之五禮是也。度如舜曲協時月。正曰同律度量衡。王制考時月。定曰同制。度衣服是也。如車服宮室爵祿之制是度也。

或云度。大尺也。即律度量衡之度。照下文車同軌。則為丈尺者。蓋得其正矣。

周禮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註或曰古曰名。今日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

又太司徒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師氏六藝。五曰六書。皆文字之學也。

左傳夫文止戈為武。並軒文反。正為之。宜十於文。血蟲為蠱。年元有文在其手。曰虞。上有文在其手。

曰友。二貼三十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隱元年古以字為文。始皇木紀。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又瑯琊臺碑。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是言字之始也。

今天下車同軌。應不書同文。應不行同倫。應不言生乎今之世。不可反古之道也。

倫者。如舜典。奪倫。樂記。倫理。荀子。倫類。臣論語。大倫。孟子。人倫之倫。言條理。子條貫。子論語。言中倫。

亦是。言禮制一定。天下之人。其所行。皆同條共貫也。

雖有其位。天子之位苟無其德。聖人之德不敢作禮樂焉。

言愚而不可自用也。

雖有其德。聖人苟無其位。天子亦不敢作禮樂焉。

言賤而不可自專也。

鄭玄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此言極妙。孔子有聖人之德。而無天子之位。故曰。述而不作。無德而作者。愚而自用也。無位而作者。賤而自專也。欲說三重。故反覆言德位時之三者。

樂記。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述作之謂也。是以作述。判聖帝明王耳。物茂野據。是以聖為作者之稱。果然。孔子可稱為明人矣。不可稱為聖人也。豈不

亦可笑之尤乎。

子曰。吾說夏禮。有杞存焉。不足微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不足微也。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言生乎今之世。不可反古之道也。是知時者也。

論語。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

言之。宋不足徵也。又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

矣。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

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

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由是觀之。宋下亦宜有不足徵也。四字。互文而相

省。古文之神妙者也。

徵。證驗也。唯在論語。言無文籍獻才。可以為證據者。也。此文。則不然。下文。雖善無徵。又曰。徵諸庶民。言時世既移。民俗大變。故夏殷之禮。施諸今日。則民愕異而不信。無治安之驗也。與論語不同。

王

天_三有三重焉。

善德也時善德也

其寡過矣乎。

三重。乃上文德位時下文善尊徵也。愚則德之反也。賤則位之反也。生今反古則時之反也。此章欲說三重。故自愚賤今古說起。迂徐曲折。反覆丁寧。以至三重。三重之義。貫通一章。是明白易知者也。而朱子不知三重。於是分為二章。是豈足知中庸乎。

繫辭。聖人之大寶。曰位。非位。則道不可行也。雖孔子之聖。不得其位。則無其用位之可貴也。如此。祭統。祭有三重焉。下承以裸獻升歌舞武三者。此文。下承以善尊徵三者。其例同。

三重。鄭玄曰。三王之禮。孔穎達司馬光程子

建安游酢河東侯師聖兼山郭忠孝皆從之。也非也

藍田呂大臨曰。議禮制度。考文。是極謬解。朱子誤

信之。也永嘉薛季宣曰。上焉不可使知之者也。下

焉日用不知者也。故君子用其中。必本於修身。本

諸身。徵諸庶民。非也臨川王安石曰。徵信民從

延平周諤曰。善於己。徵於人。信之。善於己。尊於

人。人信之。

似思

蔡淵曰。有德有位。徵庶民。金辨

明高拱中玄始以德位時解之。大糾駁章句之非。

辨嫌是也。世人唯推為高氏之功。而不知其說

之發于朱門矣。蔡淵字伯靜。李通子。仲默兄。朱子

門徒也。

或云陸德明經典釋文。舊本有訓三重為德位時。

今本無之。是非毛大可捏造言之實恐有此言。予

別有考。

上焉者。雖善德無微不信。不信民弗從。

下焉者。雖善德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言自文武周公以上。如夏殷之禮也。禹湯

聖德其所制之禮。豈有不善乎。其善可知也。雖然。用諸今日。則人駭其異。而不敢行。是無治民之驗也。無驗則人益不信服。天下之民。豈能從之乎。

驗如鑿用藥治疾之驗。有驗則人信之。無驗則人不信。

下焉者言自文武周公以下。如孔子之聖也。孔子雖聖。不得其位。其言雖善。人不信用。天下之民。豈能從之乎。是故王天下有三重焉。有位則尊。有德則善。生乎今之世。不反古之道。則其所制作。得時而有微。三重之義。豈不明白乎。

鄭玄曰。上謂君也。下謂臣也。程叔子曰。上三王

以上。三皇已遠之事。下。非三王之道。如諸侯伯者之事。游酢曰。五帝之禮。其事不可考。五霸之功。其道不足稱。侯師聖曰。三代而上。遠而難考。三代而下。雜霸苟且之政。皆用司馬光曰。上於三王。謂高論之去。下於三王。謂卑論之士。呂大臨曰。上達之事。如性命道德之末。下達之事。如形名度數之末。高要譚惟寅曰。道德政刑。新定顧元常曰。過不及。晏光曰。過乎忠。實久。不及乎忠。實久。王安石曰。居富貴之地。居貧賤之地。蔡淵曰。上。有其位。而無其德。下。有其德。而無其位。似而非也諸說皆非。唯朱子之解。略得之。

故君子位之道。本諸身。德徵諸庶民。時

君子者。聖人在天子之位也。朱子曰。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得之。唯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龔呂大臨之謬。謬矣。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言得其時。而有治安之驗也。

是言誠者。天之道也。九言誠之者。必有教學脩為之事。而此下不然。朱子以為人道。非矣。

或云。考諸三王。似學效之意。非矣。堯舜生知。猶有稽古之事。况其他乎。

考諸三王。而不終。建諸天地。而不恃。實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考諸三玉。如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類是也。建諸天地，如仲尼上律天時，下襲水土之類是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如孟子所謂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是也。

質者，質正也。質問也。周官大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貞正也。鬼神無言，善龜以傳鬼神之命，質諸鬼神者，卜筮以問鬼神也。洪範稽疑，擇建立卜筮人，汝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曲禮，卜筮者，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者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左傳，卜以決疑，不疑何卜。桓十是以無疑言之，則質諸鬼神之為卜筮也明矣。朱子曰，鬼神者，造化之迹

也。豈其然乎。

朱子於杞不足徵，曰，夏禮既不可考證，於雖善無徵，曰，雖善而皆不可考，是以考驗言於彼諸庶民，曰，驗其所信從也。是言信從之驗，後解為得，雖然一字別解，失其義也。且有驗然後信從，木文明白，雖後所解，實未為得之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鄭玄曰，知天知人，謂知其道也。

孟子曰，使之王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鬼神者，天地之靈，是故言質諸鬼神而兼建諸天地。孟子又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是故言俟百世聖

人而兼考諸三王。

知天知人哀公問政章具焉。或云孟子曰聖人倫之至也。荀子亦曰聖也者盡倫者也。解能知人

道則俟聖人而無所惑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綱

行而世為天下法。日言而世為天下則。日

朱子曰動善言行而言道善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望者仰望而蒙敬之也。孟子士遠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望字與此同。

周書九人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

聖。若陳人情貴耳而賤目。故其於賢智之士遠而

聞之。則生欣慕之心。近而見之。則生厭惡之心。是

古今之通弊也。唯如此章君子則不然。是其所以

卓越乎群賢也。雖然贊之。止以不厭。是確實之言。

非如後世文人揄揚人譽。虛稱溢美之比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射數同。厭也。是引詩以證不厭之義耳。與引明哲

保身之詩同例。或以終譽屬有望。頗覺牽強。

如此者指無惡無射。朱子曰指本諸身以下六事。

而言謬矣。

君子不厭者。非溫柔敦厚。則溫良恭儉讓也。
蚤有響。以見天性之所得也。

右第二十九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奠水土。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承上文。考諸三王而不繆。上

律天時。下奠水土。承上文。建諸天地而不悖。

祖者遠。祖其道也。述者循而傳之也。孔子曰。述而

不作。信而好古。是之謂也。憲。法也。謂遵其法度。

也。章。明也。謂明其義理也。孔子又曰。周監於二代。

郁郁乎文哉。上。禮而言。禮。吾從周。是之謂也。

上古之車。無記載之可詳知。而掌書有堯舜典。二

帝之道德具焉。故孔子以此為祖師也。且也。考之

下繫辭。上古聖人之事。不過於利用厚生。至於堯

舜。然後正德之道。始備焉乎。堯典。曆法。禹貢。地理。

契作司徒。數五教。皋陶作士。明五刑。伯夷典三禮。

樂典。樂以教詩樂。禮樂刑政。教化之事備焉。若夫

皋陶說天。叙天秩。天命天討。而天人之蘊始明焉。

說行有九德。而性德之名始備焉。是故孔子說仁。

乃舜之允元也。說知。乃禹之惠哲也。孟子說仁

義。乃舜之並生否戚也。子思說中。乃堯舜之執中

也。大學說明德新民。乃堯之明德。變民也。夫子之

恭儉讓。乃堯之允恭克讓也。論孟學庸。以脩身為本。乃臯陶之慎厥身。修也。九聖賢之學。無出二典二讓之範圍者。夫子之祖述堯舜。豈不煥然昭明乎。

漢書。易學祖師丁將軍之女。傳。祖師二字。今則為浮屠之有。而儒家忌稱之。豈不顛乎。

上律。天時。下龔。水土。鄭玄曰。律。述也。述。天時。謂春秋編年四時具也。龔。因也。因水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游酢曰。體元而亨。利物而貞。一喜一怒。通於四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王制。使四方之民。各安其常。各成其性。侯師聖

楊時皆曰。則天明也。因地利也。蒲陽林光朝曰。

隨時出處。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

可以止則止。五方之俗。皆能諳識。當時之齊之楚。

之宋之衛。長樂陳祥道曰。變通莫大乎四時。生

養莫大乎水土。雪川倪思曰。作春秋。而先春後

秋。述職方。以除九丘。新定錢時曰。徒也。順也。

朱子曰。其書之有行夏時。贊周易也。其行之有不

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至於仕止久速之

皆當其可也。其書之有序禹貢。述職方也。其行

之有居魯而逢掖也。居宋而章甫也。以至於用舍

行藏之所遇而安也。水。古先聖王之迎日。推策。黃帝

頌明因官授民。而

其大

至於禪授為放伐湯。各

以其時時天。國經野周。方設居方書。而其廣至於

昆蟲艸木。各遂其生子。

章句則曰。律天時者。法

其自然之運。龔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

諸說皆非。古之學。以禮為最。孔子之所訪求而得。

三代之禮也。故自少以知禮聞。孟僖子曰。孔丘年

少好禮。

孔子世家

又屬說與何忌於夫子。而學禮。

焉。

左傳

齊犁彌曰。孔丘知禮。而無勇。同上。定或

曰。孰謂鄙人之子。知禮乎。是亦以平生有知禮之

譽也。其平生教門人。亦多以禮禮記諸篇所載。可

見也。已。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文章。可得而聞也。文

章謂禮樂。夫子平生。以此教育弟子。豈不昭明乎。
由是觀之。贊美夫子。以禮固其宜也。

法天時。因地。理。古人論禮之言也。禮記。夫禮。必本

於天。報於地。禮。又云。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

禮又云。凡禮之大體。体天地。法四時。禮。左傳。子

太叔曰。夫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禮。二十。雖小有

異同。其大要。則一也。

宗廟之祭。春禘夏禘。秋嘗冬烝。宗廟之薦。春韭夏

麥。秋黍冬稻。玉。事親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

省。禮。冬無葛之禮。夏無裘之儀。夜不行朝儀。曉不

為昏禮。禮之法。天時明白如此。禮記又云。天不生

地不義。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
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禮禮之
因水土。明白如此。他如月令。則法天時者也。玉制
所說。有因水土者焉。上文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恃。
亦主禮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地無不覆幬。天。

承應上文。博厚載物。博厚配地。高明覆物。高明配
天。左傳季札觀樂。見舞韶削者曰。德至矣哉。大
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
其蔑以加於此矣。襄二十繫辭。廣大配天地。
文言。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游酢陳祥道曰。博厚配地。高明配天。侯師聖周
語曰。其廣大也。呂大臨曰。其博厚足以仁天下。
其高明足以冒天下。

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錯迭也。

繫辭。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
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又云。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文言。與日
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樂記。春作夏長。仁也。
秋歛冬藏。義也。呂大臨曰。其化循環而無窮。
晝消息之理也。其用昭鑒而不已。晝晝夜夜之道也。

游酢曰。變通昭臨。侯師聖曰。其變通也。其不

息也。周諤曰。言其變通。言其能微能顯。陳祥

道曰。即前所謂悠久無疆。錢時曰。言其道時中。

言其德日新。多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承天地之持載覆備道並行而不相悖。承四

錦時日月之

悖與倍音同。又與戾同。

禮運並行而不謬。動而不相害也。與此相似。

呂大臨曰。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貴貴尊賢。賞

功罰罪。各當其理。游酢曰。小以成心。大以成天。

動者植者。皆裕如也。或進或止。或速或久。無可無

不可。侯師聖曰。從容中道也。周諤曰。天地之

育。萬物。孔子與之並育。而不相害。天地之行其道。

孔子與之並行。而不相悖。馬蹄孟同。陳祥道

曰。即上所謂。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此天

地之所以為大。即前所謂。為物不貳。則生物不測。

錢時曰。物以異而和。道以異而通。

小德川流。承錯大德敦化。承持載覆

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孔子之德亦皆如此

繫辭。天地大德曰生。生育化育之德也。與此同。

呂大臨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小德之所以川

流。洋洋乎發育萬物。蚺極於天。此大德之所以敦

化也。侯師聖同。游酢曰。動以利物者。知也。故

曰小德川流。靜以裕物者。仁也。故曰大德敦化。

周語曰。小德則出入可也。故川流。大德則不端閑。故敦化。馬晞孟曰。小德出而成物。則如川之流。大德。體而成己。其妙至於敦化。錢時曰。小德。德之用也。如川之流。其行不窮。大德。德之體也。敦厚而化。人莫能測。

侯師聖曰。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萬物所以並育而不相害也。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所以並行而不相悖也。朱子亦曰。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二宰之言。無可間然。

朱子亦曰。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

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此言大謬。並育而不相害。則大德之敦化也。並行而不相悖。則小德之川流也。朱子之言。素文理而誤意義。不可不辨。其徒江陵項安世前平曰。覆載言其大德。錯行代明。言其小德。是以並育為大德。以並行為小德。從遊之人。猶有異義。千歲之下。豈可奉信其謬乎。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又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化育二字。在天地。化育萬物也。在孔子。化育弟子也。持載覆幬。萬物並育。大德敦化。言夫子教育化育三千弟子也。孟子所謂成德達材是也。師也過商也。不及求也。是

故進之。由也。兼入。故退之。萬物並育而不相害。是之謂也。
錯行代明。道並行。小德川流。言夫子兼用剛柔。兼備仁智。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孟子所謂聖之時者是也。

唐虞之盛。所得之士。二十二人。文武之興。亦僅十人而已。孔子以一匹夫。而其所成。材德過七十人。是其所以遠。賢於堯舜也。故子思以教化為大德。豈不信乎。上文云。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德非至誠。焉能如此乎。

子思此言。贊美夫子。似極揄揚之盛。而其實皆確

實之言。無一語之溢美也。

夫子學知之聖。祖述憲章。亦以學言。是誠之者也。人之道也。朱子以為天道者。非矣。

右第三十章

唯天下至聖。

誠之者也。人之道也。或云。此章極言聖德之盛矣。何以知其為人道乎。曰。聖人。即至誠。至誠。即聖人。無有二致。雖然。中庸說誠之書。故以誠為極致。次章言至誠。而此章則言至聖。是降一格也。徵一文。睿者。思而通也。聖者。無所不通也。而書通。而先謙也。周禮洪範曰。思曰睿。睿為聖。次章言聖知。而此

章則言睿知。是亦降一格也。微二矣。次章言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而此章則言如淵如天。是亦降一格也。微三矣。至誠無息章曰。如此者不見而章。而此章則曰見而民莫不敬。是亦降一格也。微四矣。末章曰不言而信。而此章則曰言而民莫不信。是亦降一格也。微五矣。是言學知聖人之極致。使人易知古人之用意。委曲周密如此。朱子以為天道者疎漏之過也。是豈謂密察於物理乎。

此章承上章小德川流。知仁勇禮義。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乃上章錯行代明。道並行而不相悖也。此章五德。呂大臨曰。天之高明。地之博厚。乾之

健。坤之順。天地之經緯。非也。游酢曰。聖仁義禮。奮之德。朱子曰。聰明睿知。生知之質。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是取游氏亦非。屈河伊藤維楨以知仁勇禮義。配之極為協當。今從之。

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智

聰者。聽善知恥也。明者。照遠察微也。睿者。通於事理也。知者。悟於事理也。論語九思。視思明。聽思聰。商書。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洪偽書。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太伍舉曰。聽德以為聰。能致遠以為明。楚論語。明遠。呂覽。魯明。是也莊子。目徹為明。耳徹為聰。物觀射父曰。其知能上

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燄之。其聰能聽徹之。楚語大戴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五帝皆可以

微矣。臨者居上而照臨下也。臨事亦同。左傳：聖

臨四方曰明。昭二十八年。臨以明言。

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仁。

寬者。德量之弘也。裕者。氣質之緩也。溫者。色之和

順也。柔者。性之和順也。衛詩：寬兮綽兮。洪綽與裕

同。孟子：綽綽然有餘裕。賈誼新書：包衆容物。謂之

寬。反寬為褊。優游不迫。謂之裕。反裕為阨。通德。延

寬裕。今。莊子：常寬容於物。下荀子寬裕而容。容。改。正。之。大戴：寬裕以容其民。子張。下。容。云。莫詩傳：寬裕容衆。綽。

緩也。韓嬰外傳：寬而容衆。春秋繁露：寬制以容衆。

戴記：溫柔敦厚。詩之教也。解。論語：溫良恭儉。亦溫

柔也。與良相良。鑿之良不同。賈誼新書：安柔不苛。

謂之良。是也。此義。後世無知之者。論語九思：色思

溫。子溫而厲。即之也。漢書：和氣愉色。可親愛也。

容者。容衆也。論語：寬則得衆。容以寬言。

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勇。

發者。發揚之發。樂記：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師尚

父之鷹揚。大。明。妄御之意。氣揚揚。莊子：夫以陽

為无孔揚。郭東曰：言衛君亢陽之性。充張於內。而

甚揚於外。強禦之至也。人。世。發者。發揚佻爽也。沈

潛洪之反。世又無知之者。強者弱之反。言任重

處艱而不取撓也。小戴曰：強有力。謂大戴曰：撓弱

不立。代四可見。剛者柔之反。言處利臨得而不取

破也。詩曰：蔽亦柔止。蔽亦剛止。朱熹又曰：柔則茹

之剛則吐之。孫孔子曰：張也欲馮得剛可見。

毅者強忍行善也。國語：強忍犯義毅也。楚曾子曰：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負重任而行遠道

非強忍不能也。

執者擇善而固執之執。謂執持不墜也。守而

周語：齊明衷正。楚語：齊肅衷正。與此同。夏書：夔夔

齊栗。大禹與敬忌。非謂寅良同。左傳：齊聖廣淵。

文十八命。杜預曰：齊中也。周書：底至齊信。偽傳：中

信之道。康王齊固有敬義。又有中義。然在此不可

齊者。齊整不紊也。明者明潔不污也。謂威儀

論語：臨之以莊則敬。不莊以滌之則民不敬。莊者

容貌端嚴也。論語：望之儼然。又云：君子正其衣冠

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莊也。中不偏也。

正不邪也。皆言一定禮法而不變動也。

禹雒齊中也。又云：惟齊州以南。釋列子：華胥氏

之國。不知去齊國幾千萬里。注齊國中國也。又

云：四海之外猶齊州也。又云：不知距齊州幾十

萬里。只云徒中列以東四十萬里。

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義

考工記青與赤謂之文。樂記五色成文而不亂。鄭語物一無文。荀子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禮又云孰知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上又云滄亂生而禮義文理以焉。性韓非理者成物之文也。老解又云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可得，而道也。上又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上說其和順道德而理於義，繫解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荀子義理也。故行大又云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禮禮記理

者，義也。恩者，仁也。四制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精密，別之細也。察，明察，辨之審也。

以文言義，猶以理言禮。仲尼是同例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與普同。言周遍而無所不及也。博言廣博而無所不包也。文言德施普也。德博而化，乃此義也。淵者，深而不可測也。泉者，有本而不竭也。

當其可謂之時，與時措之宜同。可剛而剛，可柔而柔。上文所謂錯行代明，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是之謂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

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見者。見諸政事也。或云。見。無言行而言。見諸言
行也。與先之勳言行同例。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
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九有血
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尊者。敬也。義心之發。親者。愛也。仁心之發。先之敬
悅同。此配天言其德所及。廣大如天也。如文言。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也。大學原解具焉。

右第三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

是言誠者。天之道也。

此章。承上章大德敦化。天地之化育。乃上章持載
覆幬。萬物並育。而不相害。是也。

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
育。周易。雲雷也。君子以經綸。象大

朱子曰。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
者。比其類而合之也。天下之大經者。乃上章所
謂。治天下之九經也。朱子以為五品之人倫。非矣。
天下之大本者。中也。乃首章所謂中也者。天下之
大本也。是也。立中者。建極建中之謂也。知天地
之化育者。乃上章所謂贊天地之化育也。知猶主

也。九經詳之。

夫焉有所倚。

或云倚。依賴也。非有所依賴而然也。見天性之所
得。至誠之自然也。或云。偏倚也。其所為。自然中
正。而無所偏倚也。亦通。鄭玄曰。人人自以被德
尤厚。似偏頗者。朱子曰。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
後能哉。皆非。

肥肥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鄭玄曰。肥肥。讀如誨。爾怵怵之怵。怵怵。懇誠貌也。
肥肥。或為純純。朱子曰。肥肥。懇至貌。鄭朱音淳。今
按音此。大雅。鋪敦淮漬。鄭玄曰。敦當作地。武常肥與

類敦通。敦厚也。繫辭。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是其微
也。又按肥。从肉从土也。聚也。是敦厚貌。

淵淵。幽深貌。浩浩。廣大貌。楊時游酢皆曰。其淵。非
特如淵而已。其天。非特如天而已。此至誠之道也。
朱子從之。是也。

朱子曰。肥肥。其仁。以經綸而言。淵淵。其淵。以立本
而言。浩浩。其天。以知化而言。解得極妙。

仁者。人也。天淵人並舉。喬飛戾天。魚躍于淵。天淵
相應。古文之巧。如織成也。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知之。

天德者。至誠也。至誠。非禮樂之類。豈可以達不達

言之乎。仲尼燕居言非通達事理之達也。如昭也

上達是言聖人至誠與天之至誠相通也。猶言合

天德也。上章曰配天。此章曰達天。皆言合天也。

首章以天命之謂性起之。至誠聖人能盡天命之

性者也。故以配天達天終之。其意深矣。非知道者

其孰知之乎。

繫辭。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非天下之至

變。其孰能與於此。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又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與於此哉。古之聰

明。徹知神武而不殺者。夫語勢語意。全與之同。知

者。預知也。之字指上文三事。言經論天下之大經。

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非聰明聖知與天
合德者。不能預知也。言不能為也。以見為上文三
事者。乃聰明聖知與天合德者也。

鄭玄曰。言唯聖人乃能知聖人也。粗率淺陋。可笑
之尤也。而朱子誤信而取之。似不知中庸者矣。似
不讀繫辭。責矣。其解之多紕謬。可推而知也已。

此篇言至誠聖人之德。至此而極矣。又無以加焉。
故下文更言下學而上達之事。以終此篇矣。

呂大臨曰。大經。天理也。所謂庸也。大本。天心也。所
謂中也。育。天用也。所謂化也。游酢曰。天下之大

經。五品之民彝也。朱子大本者。建中于民也。

楊時曰。大經。天理也。大本。中也。化育。和也。侯仲
良曰。大經。常也。大本。中也。朱子曰。大經者。五品
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馬昞孟曰。大本
性之始。所謂中德也。大經者。性之成。所謂庸德也。
陳祥道曰。大經。所謂庸也。大本。所謂中也。化育。所
謂和也。晏光曰。大經者。理之常。大本者。性之中。
化育者。命之正。錢時曰。大經。若九經。大本。若脩
身以道也。諸說異同如此。各有其義。雖然。此章
三事。本篇皆自有明文之可據。豈為異義乎。故今
以中庸解中庸。明白易知。是作者之原意也。

右第三十二章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

前諸章言聖人之德。極贊美之盛矣。此章再言君
子行己之度。始自慎獨。而終至至誠之妙。又一篇
之中庸也。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娶衣。儀禮
作景。說文作繖。曰。泉屬也。玉藻。禪為絀。禪。衣也。沈
括曰。絀。麻織布為之。按尚絀。蓋苧麻之類。嚴粲曰。
聚以穀為之。未知孰是。尚者。加諸上也。

鄭玄曰。言君子深遠難知。小人淺近易知。錦。衣之
美。而君子以絀表之。為其文章露見似小人也。

言君子務自降挹。退托不欲表見。其材德。乃所謂
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前子有在。所謂以能。問於不

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及堯之允恭克讓。

夫子之溫良恭儉讓。皆是也。

客

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主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

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效。的然猶灼然。

也。小人反是。務自表其才。暴其德。所謂揜其不善。

而著其善之類也。雖一旦灼然。可見。然無實以

繼之。則其如可見者。終亦必消亡而止。允無實於

內。而假於外者。皆如此。君子之所以貴識也。

孟子曰。苟為無木。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

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耻之。小人的

然而日亡。此般景象。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

舜典四德。皋陶謨九德之例。上下相濟之辭。

皆衣錦尚絅之象也。外似淡泊。而內包五彩。故人

不厭惡之也。外似簡易。而內包文章。外似溫潤。而

內包條理。君子之行。淡泊如無味。而人不厭惡之。

也。易簡如不事事。而不失節文也。溫潤含蓄。如不

判是非。而不失理義也。

表記。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

小人甘以壞。交淺而言深者。罪也。君子不黨。人之

黨。不錫人之志。以金交也。禮是淡以成也。是淡之

一節也。

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遠之近。應第十五章。微之顯。應第十六章。

知遠之近。乃知治國平天下之始。于齊家也。知風

之自。乃知風化天下之所本自也。齊家而肅正。閨

門。是風化天下之本也。關雎。風之始也。所以風天

下而正夫婦也。特舜也。存。舜之刑于二女。此也。文王之刑于

寡妻。大可以見矣。天下之治亂。國之存亡。多在干

閨門之肅與不肅而已矣。而又推其本。則在己身

之脩與不脩而已矣。孟子曰。身不行道。則不行於

妻子。是也。知微之顯。乃知莫顯乎微。而慎其獨也。

是入德之門也。知遠之近。知風之自。乃大學齊

家治國平天下之義也。知微之顯。乃大學誠意正

心脩身之義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

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此以下引詩。承上而起下。然承上之義最切矣。故

鄭本以君子。及故君子。是故君子為節首。而引詩。

承之。義理最明白。故近時諸家。皆從之。雖然。此章。

首引詩。以故君子之道。承之。後皆宜從此例。中間

變其例。理之所不穩也。意之所不安也。今從朱本。

是引詩。證上文微之顯。乃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

言人之為不善。潛藏而隱伏。自以為人無知者。不知其昭然著明於天下也。鼓鑪于宮。聲聞于外。誠於內。形於外。誠之不可揜也。若此夫。是故君子不可不慎其獨也。能慎其獨。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也。論語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鄭玄曰。疚。病也。君子自省。身無愆病。雖不過世。亦無損害於己志。朱子曰。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或云。志與心不同。君子志于道。其所志。無一毫之惡。是無惡於志也。亦通。

是言慎獨之效也。朱子以為慎獨之事。非也。

鄭玄曰。言君子雖隱居。不失其君子之容德也。

夫致慎於稠人廣坐。明顯之處。小人亦能之。唯於閑居獨處。幽隱之地。他人之所不見聞。而戒慎之。恐懼之。是君子之所以不可企及也。至此。如人之一字。首章不睹不聞之義。昭然明白。朱子之誤解。亦不可得而掩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鄭玄曰。相。視也。室。西北隅。謂之屋漏。視女在室。獨居者。猶不愧于屋漏。屋漏。非有人也。况有人乎。是引詩證上文戒慎於人之所不見。屋漏。室中幽隱之處。人不居之。而唯鬼神在焉。不愧于屋漏者。

不愧于鬼神也。孟子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是之謂也。動與言對，行也。與動變化之動不同。故君子以下言戒慎恐懼之效。君子致慎於人之所不見，而無愧于鬼神，故雖未言動，人皆敬信之。繫辭：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樂記：樂則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衆義表記。君子隱而顯，不務而莊，不厲而成，不言而信。荀子：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不皆與此同。

是言戒懼之效也。朱子以爲戒懼之事，且以敬信屬乞，謬之甚者也。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事。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烈祖詩作醜假。那詩作奏假。毛萇鄭玄解二詩，其義各異。鄭玄解中庸，亦與解二詩不同。朱子亦然。解詩云：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于祖考也。解此文云：奏進也。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按周易萃漢，王假于有廟，假與格同。感格神明也。奏假之假，亦與此同。奏樂而感格神明，進而感格神明，二義皆通。

宗廟之禮。嚴且肅。人皆致誠敬之心。寂然清靜。雖無告戒之者。然自無爭辯之人也。

是引詩無言而無爭。以證上文不言而信。又言君子行己之度。木篇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周易觀盥而不薦。有孚顛若。下觀而化也。君子平居誠敬恭默。如宗廟奏假之時。則不待辨說命令。而天下之民。觀感而化。豈有爭奪之擾擾乎。

是故君子以下言誠敬之效也。徵之於樂記祭義表記荀子。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皆一樣之語也。朱子於敬信。為為己之功。夫於威勸。言遂及其致。其為謬誤。不待明者而明矣。

此章引詩。皆君子行己之事也。以故君子是故君子承之。皆言其效也。是不可不知也。

勸。勸善也。威。畏也。鈇。莖斫刀也。鉞。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百辟。百君。言諸侯也。刑。儀刑之也。

德者。言至誠之德也。上文云。於乎不顯。父王之德

之純。純亦不已。至誠無息也。武王稱文王曰。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明其德之光顯如此。是言豈不光明於天下乎。惟

聖人至誠之德。天下諸侯。皆儀式刑之。朱子於先之不顯。用毛鄭之義。至此忽言幽深玄遠之意。是

信王安石之異義也。朱子平生尊信安石。張栻曾規之。甫軒文集夫安石經義非無一二可取。然此等之說頗屬狂妄。豈足信用之乎。

前節引詩。奏假無言四字。是君子之事。時靡有爭。是其效也。此節引詩。亦不顯惟德四字。是君子之事。百辟其刑之。是其效也。是亦不可不知也。

是引詩言天子至誠之德。昭明天下。而諸侯法之。故天下兆民。不賞而勸。不怒而威。以承上文也。

是故君子以下言惟德之效也。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篤恭者。恭己正南面也。天下平者。無為而治也。篤恭言

無為之形容也。非言工夫也。其工夫則在惟德二字。篤恭而天下平。與垂拱而天下治。武成書語勢語意全同。朱子不察文理。以此為君子行己之方。曰。篤敬言不顯其敬也。可笑之甚。且篤敬不顯其敬。則論語篤信。不顯其信乎。本篇篤行不顯其行乎。是亦可笑之甚。

篤恭承不顯惟德。天下平。承百辟其刑之。與上文以闡然而日章。承衣錦尚絺。一同例也。皆言上文引詩之效也。

不顯惟德。毛鄭以求解為豈不明乎。惟德言顯明之德。下文引詩云。予懷明德。顯德明德。相喚相應。

如今并信。朱子以為幽深玄遠之德。其說昭然。以一時意見之私。改易千古之訓誥。且毫無所論驗。是豈足信用乎。

子為朱子舉其證左。大雅不顯亦臨。與無曰不

顯。抑皆言不明也。雖然。君子之德貴顯明。無以

幽玄言德者。是經典之常也。玄德出於老子。是

老子之學也。舜典玄德。係于南齊姚方興贗造。

不足為徵也。如言幽深。猶之可矣。至曰玄曰不

顯。非子之所敢知也。

詩曰。子快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至矣。

以與也。輶。輕也。載。事也。

大雅。懷德。維寧。論語。君子懷德。毛萇曰。懷。歸也。又

曰。懷。和也。孔安國曰。懷。安也。皆非。是詩有女懷春

之懷。言思而不措也。懷。猶言念念不忘。心常在于

此也。思。得性德也。思。成德性也。

是承上文。薦恭而天下孚。言至誠化民之妙也。聲

者。言語命令也。色者。顏色容貌也。君子之所貴也。

論語。君子所貴。是也。雖然。欲得至誠之德。則專力於內

而言。語容貌所不肖也。故曰。子快明德。不大聲以

色。孔子解此詩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言聖人

之化民。以至誠為本。威儀辭令。抑其末也。孟子亦

曰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言至誠之不可以聲色假為也。然則至誠化民之妙以何比之。詩曰德輶如毛。唯是可以比至誠之微歟矣。雖然毛猶有絲髮之可比倫者。而德固無形則無物之可倫比者也。故曰毛猶有倫。言不可比也。然則至誠化民之妙以何比之。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言天之為物無聲色臭味之可言。而萬物莫不被其化也。德之為物亦無聲色臭味之可言。而萬民莫不被其化也。形容至誠化民之妙篤恭而天下平。唯是為切當至矣盡矣。無以尚焉。故曰至矣。本則德承上文顯德言至誠之德。顯明于天下也。本

篇云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民化此文上言明德下言化民乃本篇之形著明也。動變化也。乃大學之明德新民也。以中庸解中庸。昭然明白。無可疑者。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亦唯形容至誠化民之妙。篤恭無為而天下平。別無有幽深玄遠之意也。朱子於不顯之德為幽深玄遠之意以篤恭為不顯其敬。曰形容不顯之妙。曰形容不顯篤恭之妙。本爻曰顯德曰明德而朱子則曰幽深不顯。曰玄遠不顯。是為同乎。為異乎。為得乎。為失乎。非秦廷姦臣指鹿為馬則世俗所謂以鷺為鴉者也。嗚呼其辨同異得失。豈待有諱。

具眼者乎。

鄭玄曰：載讀曰栽，謂生物也。也非上天之造，生物物。人無聞其聲音，亦無知其與氣者，化民之德。清明如神，淵淵浩浩，然後善。其言雖淺，又畧得之。

朱子解首章，解末章，皆出於學流之偏，而非天下之公議。故言多謬誤。其他則得失相半。得者無可間然，失者不可不辨。雖然，通論古今學術，漢魏所得，十得三四。宋人所得，十得六七。其於中庸亦然。聖經之學，至宋大明。宋儒之有功於吾道，豈小補之謂乎。

論語開卷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知命之

君子也。卷末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始末相應，是世人之所知也。發端曰：人不知，結末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起結以人，而仁者人也。中間言仁，為居多焉。其多辨君子小人，亦以此歟。中庸開卷曰：天命之謂性，至於卷末曰：配天曰達天，曰上天之載，起結以天，而誠者，天德也。後半篇皆言誠，而言天，亦居多。論語仁經，以人起結，中庸誠經，以天起結。是豈過然乎哉。

右第三十三章

中庸之書，始言戒懼慎獨，

是欲識之方也。終贊至誠之妙矣。此章亦始言慎獨戒懼之義，終贊至誠化民之妙矣。蓋約言

大學首章承接之曰。在明明德。在新民。大學一篇。以義利之辨。終之。而孟子首章承接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四書之言。次第相承。如舳舻相接。如珠璣相貫。可不謂妙乎。而世無知之者。嗚呼。天下何無明眼之人乎。

夫華嶽之山。必興雲雨。產寶玉。生林木禽獸。而朽株糞壤。亦雜其間。故得以成其高也。河海之水。吞吐日月。蓄藏魚龍。變現蛟蜃。而污泥濁瀆。來而不辭。受之而無所不容。故得以成其大也。古所謂大家鉅儒者。皆斐也。若夫淺見寡聞。取之而無餘。汲之而有竭者。不過為孤峯絕澗而已。焉得日成其高大哉。錦城先生自幼嗜學。杜門却掃。常徹夜苦思。至今五十餘年。筆墨硯案。未嘗一日相離也。故先生雖專用力經學。而自諸子百家。芻及醫方卜筮。浮圖外國之書。皆莫不詳悉也。如靈若虛之辨鼯鼠。劉公是之識六駘。自先生觀之。實蠢則莖撞之類耳。何得以肩隨先生乎。

故先生之於當今學士猶華嶽之於五嶽。河海之於行流。誰不敬仰其高大哉。嗚呼。先生者實當今五總龜也。余竊察近世學者皆珍玩書畫文墨。唯以風流為事。而不免金根之譏。白及之嘆者。往往接踵於人間。若使其後得見先生此書。未嘗不泚然汗下。遂然夢覺者也。然則先生此書實當今中流之砥柱也。管劉回為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歎曰。聖人精義必不止此。及得周仰程朱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戒固謂當有是也。嗚呼。使劉因其人。生於今日。而得見此書。則必知聖人精義亦不止於周仰諸書。而專奉此書以為枕中鴻寶也。曰跋。

文政甲申季春念五日

但馬 武谷德子政謹誌

慶澤 高倉柔書

大日本史二百四十三卷

水府御藏版 全部一百冊

本紀 起第一卷神武天皇
至第七十三卷倭小松天皇

后妃列傳 起第七十四卷神武天皇
至第八十五卷倭小松天皇

皇子列傳 起第九十六卷神武天皇
至第九十九卷倭小松天皇

皇女列傳 起第一百卷孝靈天皇
至第一百五卷倭小松天皇

列傳 第一百六卷
至第一百七十八卷

將軍列傳 第一百七十九卷
至第一百八十六卷

將軍家系傳 第一百八十七卷
至第一百九十二卷

將軍家臣列傳 第一百九十二卷
至第二百十二卷

文學列傳 自第一百十三卷
至第一百十七卷

歌人列傳 自第一百十八卷
至第一百二十一卷

孝子列傳 第二百二十二卷

義烈列傳 第二百二十三卷

列女列傳 第二百二十四卷

隱逸列傳 第二百二十五卷

方技列傳 第二百二十六卷

叛臣列傳 自第一百二十七卷
至第一百二十九卷

逆臣列傳 第二百三十一卷

外國列傳 自第二百三十二卷
至第二百四十三卷

陸宣公奏議 長門明倫館藏板 全八冊 縮臨論語集解 荊州有造館藏板 全二冊

唐詩別裁 同上 考經發揮 荊州有造館藏板 全一冊

明詩別裁 同上 全主冊 讀禮肆考 荊州有造館藏板 全二冊

清詩別裁 同上 三書管窺 同上 全二冊

民政要編 同七 聽訟叢核 同上 全三冊

此書辨孔司徒之官邸處之官邸氏政一切要案 杜律詳解 同上 全三冊

清職不文之類 是之和解 聖之民之類 夜餘詩話 同上 全六冊

精意正法法制圖畫 全八冊 同 荊州有造館藏板 全二冊

英國志 荊州有造館藏板 全八冊 月賴記勝 荊州有造館藏板 全二冊

經世文編抄 荊州有造館藏板 全三十冊 高青邱詩評 同上 全四冊

清賢長壽亭制 拙堂先生詩聞 全三十冊 五體便覽 荊州有造館藏板 全一冊

本書之編 在歐吉大之體 辭之辨 譯學又話 荊州有造館藏板 全一冊

此書與詩 關係 神品之類者 譯學又話 荊州有造館藏板 全一冊

之類之類 編本 荊州有造館藏板 全一冊

集古法帖

及門遺翰 正德書學先生著 全一冊

寶灯辨 同上 全一冊

下學語言 同上 全一冊

紅元通略 簡齋函齋先生著 全一冊

南洲錄 同上 全一冊

張山拙齋 同上 全一冊

嚴氏詩緝

全十八冊 詩史評記同補 同上 全一冊

增評大家文讀本

此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其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其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其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宗文讀本

此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其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其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其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岳文讀本

此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其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其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其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楊柳山集

此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其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其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其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錦城文集

此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其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其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其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心山詩集

此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其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其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其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四部詩集

此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其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其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其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聯珠詩集

此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其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其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其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晚唐十家絕句

杜牧、李商隱、溫庭筠、
李商隱、李商隱、李商隱、
李商隱、李商隱、李商隱、
李商隱、李商隱、李商隱、

臨北詩選

此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其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其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其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臨北詩話

此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其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其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其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鳳鳴集

此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其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其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其書、清江館主人、輸村學士、所撰、撰者、

善庵詩鈔

善庵朝川先生著

全二冊

篋中集

美湖卷先生著

全一冊

詠史絕句

秋齋守田先生著

全一冊

詩學約海

大典博士著

全二冊

新定詩韻碎金

琴屋東嶽先生著

全一冊

全三冊

全四冊

全三冊

全三冊

全二冊

全二冊

全二冊

全二冊

全二冊

全一冊

近世名家書画談 雲煙堂著

全三冊 宋畫錄 夏利夫著

同 編同

全四冊 元畫錄 翠溪漁人著

凡書海東瀛を主人の所説し

明畫錄 清徐泗著

此書は成り久し

東坡大江東帖 華書

朝家帖

同 宸奎閣 相書

人権

同 米芾王家帖 行書

同 米芾王家帖

同 子昂赤鮮賦 行書

同 天冠山

同 送李愿序 行書

同 大湖帖

同 董其昌象鳥帖 行書

同 登龍帖

同 求忠書院 行書

同 月儀帖

同 董其昌象鳥帖 行書

同 登龍帖

同 求忠書院 行書

同 月儀帖

同 董其昌象鳥帖 行書

同 登龍帖

同 求忠書院 行書

同 月儀帖

同 董其昌象鳥帖 行書

龍背發心

神威全山堂著

古今名蹟學寶帖

全一帖

此書は家相ノ總要ヲ著シテ衆ノ爲

扇面清風帖 清人集書

全一帖

數種アリテ特別ノ家ノ事ヲ載セ

五體雲淡帖 吳泚先生書

全一帖

避ケ利ニ以テ違フ古ノ要クニ端ヲ

玉屑帖 吳泚先生書

全一帖

原ノ黄帝ノ宮裡澤ノ簡文ノ意經

大橋先生手簡 製表長右衛門書

全一帖

ニ於テ釋リタルニモリ傳ノ家相ノ諸書

春雪解話 吳泚先生著

全一冊

必讀ノ書ナリ

龍背師傳圖說 神威全山堂著

全三冊

此書は家造ノ形相地面ノ張次等ヲ

春雪解話 吳泚先生著

全一冊

御成政式目首書繪抄

全冊相生百人一首

全一冊

同 假名附

全一冊同半紙本

全一冊

同抄

全一冊同女今川入

全一冊

庭訓往来無點

全一冊長雄女今川

全一冊

弘文庭訓往来

監泉堂書

全一冊女今川千代見種首書繪入

全一冊

教讀庭訓往来首書假名附

全一冊

十字文首書繪入向點

全一冊

百姓往来假名附

全一冊

京都三系通外屋町

同 東洞院通三系七

大坂心齋橋通北久兵衛町

同 女書寺町

同 舟久公室寺町

尾州名古屋本町百一

狂戸日本橋通丁日

同 淺草寺町三丁

同 日本橋通三丁

同 同所

同 芝神明堂

同 横山町三町日

出雲寺又次郎

村上 勘兵衛

河内屋 喜兵衛

秋田屋 久右衛門

伊丹屋 善兵衛

水樂屋 東四郎

須原屋 茂兵衛

須原屋 伊八

山城屋 伏兵衛

須原屋 新兵衛

岡田屋 嘉七

和泉屋 金右衛門 版

愛知県



1103183034